

难忘的稻板田

□吕绍联

我的家乡是南边圩区，小的时候，因田多人少，靠近野藕湖那片水田总是一年种一次。每年深秋，老农们把稻桩子留得高高的。把田放上水淤着，人们叫它“稻板田”，准确地说是淤水田。其实这就是轮作，但还有一个实际原因是靠近湖边，田就是沼泽地，无法再种麦子之类的庄稼。正因为如此，便出现淤水田，我们家乡人冠于美名叫稻板田。第二年春夏之交，稻桩子腐烂了，田里的腐殖质高度发酵后成了天然肥料。那田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，抓一把一捏就会冒出一手油。

这稻板田，在我老家固镇村有一两千亩地。秋收后，这里除了湖中的野菱藕、芦苇，就是这一片白茫茫的水世界。深秋，伯伯们会把养鸭棚搭在靠近这稻板田旁，好让鸭子吃散落下的稻粒。淘水中螺蛳、黄鳝、泥鳅及小鱼小虾，期待到小雪后卖个好价钱。当然，在这茫茫的水世界中，还会有四五家鹅棚出现。春天来了，野鸭大雁都赶到这无垠的水面上，它们在这片水面辛勤地劳作着。这近万亩的野荷塘、稻板田有他们幸福的向往，或把头埋进水

中探求野菱角、野藕、野荸荠，当然还有许多美食等待他们享用。鸭子嘎嘎地叫着，大雁、天鹅与家鹅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和着。特别是凌晨，这里的鹅鸭雁之声加上鸟儿之鸣，形成一部广博深沉的交响乐，让人们在这自然的声乐中醒来。特别是那云雀翱翔于蓝天之上，不断地鸣叫着，像是在寻觅伴侣。

冬天来了，这是一片银色世界，有猎狗、黄鼠狼、野兔子的脚印，还有那叉鱼的人群。他们穿着皮叉、手拿钢叉，在这片无垠的水世界里辛苦地劳作着。这些人个个都是捕鱼高手，他们撑着腰子盆，像骏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，不经意间，手一挥就叉到鱼。更绝的是双手拿叉，用力地向某水域戳去，还真的能戳到几只王八。

春天，桃花、杏花、梨花开了，大雁北归了，人们在这里钓虾子、下黄鳝笼。特别是清河流中的船娘们，头天晚上臂挽着几十只黄鳝笼，第二天必是满载而归。到了插秧季节，我特别高兴地跟父亲耙地。也许你会问怎么不先耕田，玄妙就在这里，稻板田是不能耕的，因为这田整整淤上了一

年，田中腐殖质变成了好肥料，而且这地里还有鸟粪和鱼鳞等水中动物的粪便。一脚下去，便陷到大腿上，故只能耙不耕。耙田时候还要把水放掉，牛在前面走，耙缓缓跟着，不时地会有鱼翻上来，父亲甩手一鞭子把鱼打翻，接着用网子把这些鱼捞进兜里，一天下来总有一二十斤的收获。所逮的鱼吃不了，还送到清河流对岸的舅舅家去。

夏天，稻板田已是一片翠绿，有一种别样的美，飞禽湖鸟混成一体。花别样的红，藕别样的甜，鸟别样的奇，情别样的浓。南京、滁州的中学生们常常到这里采风、过夏令营。在这万顷碧波中有野鸭、大雁、天鹅、邓鸡子和白鹭，更有那阵阵的蛙声。有时候，父母会带我去稻田里、荷塘中拾邓鸡子蛋、打莲蓬。庄稼溢满沟，芦叶没过头，不是本地人在这里走会迷失方向。1950年夏天，曾有人摸进这万顷碧波之中迷路了，还是一个老农去看水，才把他解救出来。

啊！故乡的稻板田，你给我的童年送来了厚重的礼物和无穷的快乐，也为我留下了对故乡深情的眷恋。



记住同学的路标犹如北斗 刘以林/绘

毕业四十周年聚会

□刘以林

一、大墅相聚

时间不朽的中心响着钟声，四十年
当它传来，七七级的报晓间诞生青草

一个被沙尘磨亮，被岁月举高的四十年
单纯、明亮、温暖的云重回自己的池塘

皖东大墅，人站在这里
周围星辰亮着难以言说的眼睛

二、看桃花

生殖力最强的金子落入桃花
男同学蹂躏记忆的泥土
女同学的云飘在蓝天之上

桃花巨大的一群向人群聚集
它凝结春光，笼罩身体
让2023年最好的风穿过每个人的灵魂

三、篝火晚会

篝火诞生，形同神灵
沿着黑夜、旷野、心情的方向
红火焰的舌头吐着嘹亮的新词

围着篝火，人的红血液起航
岁月的大河转来青春的高山
它很轻，像朝阳的光直接穿透夕阳

四、云散

往四方，生命的金银丝弥漫不散
四十年，生活的红桥梁一道彩虹

守着真谛的太阳拥有一隅
记住同学的路标犹如北斗

春分时节(二首)

□陈国斌

一

三月春阳暖意浓，
青丝飘逸客家迎。
南归乳燕窃私语
姹紫嫣红众鸟鸣。

二

油菜芬芳蝶舞声，
青禾拔节笑丰盈。
满园桃李争姿艳，
大地春回万物生。

短文两则

□王超

绿萝葳蕤

五月的天长，绿萝葳蕤，花团锦簇。
洛尔迦曾将戏剧带到人民中间，戴望舒则将他带到我身边。“我等待着，长夜漫漫/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”，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有多深，我认知戴望舒的路就有多长。臧棣在《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远》推崇他之前，他只不过还是我眼中所谓的雨巷诗人。抛开施绛年不喜欢他脸上的麻子和微薄的收入不说，我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，固执地抗拒大家所喜欢的。原来，仅在《雨巷》之后几个月，他已有对现代诗不需要非要合韵的深刻思考；原来，他的爱国情怀可以这么深，经受日军几个月的严刑拷打之后，他还会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，到萧红的头边放一束红山茶；原来，他年轻时可以那样默默地积累，多少日子都在与朋友居虹口写作、翻译、饮冰、游泳；原来，他所带来的文脉经久不息，他所翻译的西班牙左翼诗人洛尔迦的意象，有人欣赏，有人模仿。我们同样欣赏冯雪峰，可惜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。

我们不一样的是：你的名字来自“前望舒使先驱兮/后飞廉使奔属”，而我只能叫“超”。望舒，无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，可惜了，你的早逝，让我们失去了多少“把心撕碎了唱”的杰出译作！

炊烟袅袅

“一匹白驹/从雾里闪现”，立夏的天长，紫花似锦。

来自记忆中的火光不断抽打着，那光点不是三千斤才能出十斤的醍醐，而是童年比醍醐还要珍贵的猪油。对我来说，那时即使有醍醐，并不能让我顿悟些什么，我是不大明白母亲为我们仁筹措食物时那种含蓄的微笑的，如此迟钝的我当时没领会抽象很重要，眼中只有具象。

儿时的家中，总会备一把不太新的漏勺，除了从松枝柴灶的大锅中捞上不再沥水的饺子，它的作用也就是去捞猪油渣了。还需一个小油罐，瓷实且密，母亲会将已炸炼出的滚烫的猪油置于罐中。凝固后舀上一小勺放在饭上，等待它融化，对自己尽些心意，就像享受一种松鼠过冬式的满足。如需对他人心尽意，则大可以提前一小时，点好火锅后慢慢地煨着、熬着，待她来了，于是可见欢颜。

身着艾德莱丝绸的姑娘像一簇鲜红的火苗，消失在幽深的巷中，那会是一种回忆；长着下巴越发油腻的我，想起另一种动物的油，也是一种回忆呀！炊烟袅袅，大白菜配猪油渣，甚香。

簸箕

□乔加林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儿时的一些记忆总会愈加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。周末回老家，在东厢房山墙上看到一件名叫簸箕的老物件。簸箕曾是过去村民家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生产用具，但随着生产工具的逐步改善，现在很多人已经找不到簸箕了，这种造型独特的簸箕，也称得上有一定历史的老物件了。

北魏时期的贾思勰生于1500多年前，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，所著《齐民要术》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我国黄河流域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，该书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和最完善的农学名著，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，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他在《齐民要术·种槐柳楸梓梧柞》一书中写道：“至秋，任为簸箕。”由此可见，簸箕的历史源远流长。

簸箕，既是器具的名称，也指纹类型。作为器具，它是用藤条、去皮的柳条、竹篾、作物秸秆等编制而成的，三面立起，一面敞口，敞口的一面逐渐增宽。其功能主要是用来扬米去糠，其次是淘洗米菜，再次才是收集垃圾。而这种收集垃圾的簸箕，一般都是小号的簸箕，也就是撮子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撮子原材料基本都改用金属、塑料之类。所谓指纹类型，是指簸箕形的指纹，中间呈封闭圆形形状的称之为“箩”，如果开口延伸出去便称之为“簸”。

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簸箕是农村最为常见的东西。在那个年代，它是农村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生产用具。每天到做饭时间，常常能看到人们用簸箕在门前就着风，把米里的糠与沙砾簸出去，以备做饭之用。使用簸箕的过

程，老家的土话叫簸箕箕。簸箕箕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力气活，但绝对是一门技术活。如果掌握不好技巧，就会事与愿违。像所有的农活一样，只有熟能生巧了以后，才能熟练地操作使用。簸箕箕时腰上的力道，手上的巧劲，都得配合好，这样才能事半功倍。

在“大集体”年代，男人们下地干活，出的是硬力气，他们根本看不上簸箕箕这类鸡零狗碎的家活。每当打完场时，场上剩下的场底子，还有部分粮食粒都会混合太多的泥土、草屑。要实现粮食颗粒归仓，就必须做最后一道工序，那就是用簸箕去除粮食里的杂物。每到这时，生产队都会安排几个手巧的妇女，把混在泥土草屑中的粮食分离出来。

大多数情况下，簸箕都是妇人使用的工具。小时候，我经常跟随大人到生产队麦场上去玩，看到母亲把簸箕舞起来，就像一个大型乐队的指挥。麦子或者玉米、黄豆等借助母亲双手的力量飞起来，落下去，一落一起，决不会有一粒溅出簸箕之外。我的母亲是簸箕箕的一把好手，她双手握住簸箕的两边，运匀了气息开始簸动，左边一下、右边一下、前面一下、后面一下，双手用力不同，粮食在簸箕里起伏的方向也不一样。每簸动一下，粮食就顺着用力的方向，齐刷刷地抖动翻腾上去。左手用力，粮食就在左边腾起，落在右边；右手用力，粮食就会在右边腾起，落在左边。簸箕箕时发出的声音在优美的律动中，像海浪、像瀑布、像顺着键盘滑下的音符。那些瘪稻子、碎石子、草梗什么的，就会很自觉地与丰满饱满的队列划清界限。而有些尘土和碎叶，在

簸的过程中知趣地从一个妥当的方向飞出去。

母亲常和那些年轻的妇女说，簸箕箕要平心静气，叉开双腿，伸展双臂，双手配合腰肢扭动，把泥块、草屑先晃到簸箕边上，这个力道一定要把握准。因为泥块和草屑的比重相差很大，又要和粮食分开，这就是功夫。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颠到簸箕边上后，再用力上下颠簸，然后簸箕前伸，把脏东西簸出去。这个活计，说着简单，看着姿势也很优美，但如果要真正熟练地掌握，那并非一日之功。

农村分产到户后，农民居家过日子，家家几乎都有簸箕。小时候，母亲经常带着我将簸箕干净和淘洗好的小麦或玉米，去庄西头的王大娘家推磨。端着盛满小麦的簸箕，拿着笤帚，到王大娘家磨面粉。磨过之后，母亲又用簸箕把麸皮簸出去，接着再磨，直到符合主人的要求为止。那时无无论是小麦还是玉米，一部分碾轧成渣子，用于烧稀粥；一部分碾轧成细粉，用来蒸馒头、贴饼子。应该说，簸箕的作用是非常大的。

簸箕作为一种“铲”形生活用具，一般有大中小3种型号，农村使用的簸箕大都是用柳条编制而成，这样的簸箕一般要到市场上购买。一个簸箕可以用上好几年，簸箕除了能簸去粮食中的糠皮等杂质，也能将成堆的粮食撮起来装袋搬运，还有一个重要作用，就是可以晾晒花生、金针菜等少量的食物，它还是家中包饺子时理想的摆放用具。

现在，联合收割机收下来的粮食很是干净，簸箕的使用机会也少了，目前农家尚存的簸箕，也大都改变了它最原始的用途。



问讯春光何处好 杨如及/绘

